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子部雜家類存目

牧鑑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楊昱撰昱字子晦別號東谿汀州人是書以經史百家之言有關政治者裒輯成帙為類凡四曰治本治體應事接人類各有目凡三十有五目又各分上中下上述經傳中紀古人政蹟下摭儒先議論每類首綴小序一篇其餘別無論斷嘉靖乙卯汀州府同知李仲侯序而刊之所徵引甚略大抵隨意摭拾無關體要意其為書怕本也

舊藏振綺堂汪氏辛酉劫後  
通八千卷樓丁氏棟架丙記





外實意欲合... 亦下... 嘉倫... 各... 亦本... 史... 明...

牝鑑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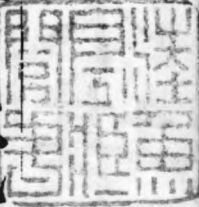
牝鑑者集經史百家以格言

蹟者關於政者為牝者以鑒

也必曰鑑何人欲脩容者必治

金為鑑以目見况司牝者可彙

監乎脩容者鑒必金則兒可正



司牧者鑑於古則治可進故曰  
鑑曰可傳乎曰不敢也處之位  
者多老成諳練之儒豈須於此  
唯畜之俟與齊責焉以自鑒所  
已曰時未至而預為之矣勞矣  
乎曰古固齊恐過優游將不堪

車朝夕運甓者今出入經史纂  
集抄錄將不可與運甓方乎鑑  
為類卯曰治本治體應事接人  
類各齊目凡三十五目分上中  
下上述經傳之言中紀古心政  
蹟下據儒先議論釐為十卷必

首經傳尊其理也必紀政蹟實  
以事也必據議論博其趣也能  
因類逐目詳以鑒衆則根柢之  
立規模之示設施酬富之安不  
將資獲者乎然中於聖賢論治  
之全句不載者非外也事以類

分懇析也帝王爲治之懿範不  
紀者非遺也鑑衆下位者設懇  
僭也管取治效雖隆而所以致  
之之由不著與夫徒足以驚世  
駭俗而非可常之漸者不取焉  
非忽也懇其無實而屢中也著

夫當采而或遷安後而置真則  
見之不廣識之不精天資學力  
之拘不可卒強也尚牽觀者原  
之

嘉靖癸巳歲二月癸卯汀郡東  
谿楊昱書



牧鑑序

明奉政大夫福建汀州府同知程林李仲撰

余甫論學入仕每得親賢士大夫相與  
論政必曰生民之休戚繫政治之得失  
政治之得失由守令之賢否守令之賢  
否本學術之邪正然則學術其立政之  
本乎是故聖門惟顏子好學有志為邦

孔子以治天下之道告之漆雕開見道  
分明始使之仕因其篤志而深喜焉信  
夫學與政不殊心而得也子夏曰仕而  
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則政學本自相因  
古今之論未有以易此也故余牧楚有  
感於是嘗彙循良之編而証以聖賢格  
言亦謂其相因耳有難之者謂世降俗

澆古道不復猶湍水不返也何以是為  
余於是不能不重有感而疑矣久之遷  
貳閩汀因喜閩為文獻舊邦必有直諒  
多聞之士可以講究政學之旨而釋所  
疑爰携所梓質之庠校偶得牧鑑一書  
閱之則郡彥楊東谿先生所輯錄者也  
統以治本治體應事接人四類類各有



目凡三十有五要皆意倣西山真氏政  
經體效文公小學原始要終引經據傳  
鑿鑿乎經政之規也乃欣然曰天下固  
有不謀而同之若是者真不啻十朋之  
獲也暇日輒誦一過以自檢點則又見  
其旨意所在雖與循良之編同而縝密  
詳備則實過之閱此不惟有裨於政而

尤有資於學其廣識助思長善揀失豈  
淺淺哉古人謂政不必自己出使余得  
見此於十年之前則彙編可無刺矣先  
生歷宰朝城都昌所至必携以隨故其  
施設皆攄治本達治體應事接人次第  
不苟趨趨有聲忽以性不諧俗遂託家  
艱矯制歸汀養晦東谿之上以十事自

願以受貺自適益精於學非公事不出  
非正論不談求中乎道而止然則先生  
之仕固學學亦仕也况所錄古人政教  
行蹟必平正溫厚明作之中不失敦大  
之體其刻意出奇利於目前不可範遠  
者不錄也如與吳祐等之以誠訊讞而  
略陳襄輩之以術得情進宋均之從容

化俗而黜西門豹之治巫近苛意可識  
矣是集藏之二十餘年不容終晦余因  
請梓之而先生固遜以未訂正爲辭今  
年春司徒郎木山鄧君庠生康子宗周  
咸在倚廬皆汀之博雅士也因與考訂  
詳校特捐俸錢之人皆曰是集傳而今  
之有志嚮往師古循良者有真鑑矣其

惠政寧有涯乎刻成先生謂余當有言  
余以先生之自序盡之矣復何言哉廼  
述政學之相因以見政之有本而今之  
從政者誠不可無學也先生名昱字子  
晦東谿其別號也善古文詩歌嘗有偶  
見錄以識所得教士則有師鑑作宰則  
有是集歸田則有農圃湏知皆得於學

而徵於言咸深有益於士民云

嘉靖歲乙卯秋九月望日



牧鑑凡例

一鑑以類統目目分爲上中下通四類三十五目  
上中下之別以硃書板首

一錄經傳不敢去取但有關於其事者卽收之

一錄政蹟須區處設施温厚平易有益於治者始  
收之餘不敢濫錄

一政蹟止取爲守令者之事間有一二切於其用  
始旁及他職者

一諸政蹟散出有原係一條今分爲二爲三者有  
原係二三條今合爲一者有中削去數句數字

者蓋皆取其便於類入也

一一事而二三目皆可收入者則觀其意於何目爲尤合從其尤合者收之

一篇中諸賢皆書姓名蓋人衆不得不爾惟濂洛諸君子則稱某先生語中重舉其人有書公書君者有書名者皆從原文也

一儒先議論皆說理詳明中事實用與經傳同俱不敢去取但意重者不錄

一下篇引諸儒之言倣性理大全等書稱某子某氏

一近代士夫之言有足翊乎牧政者類附諸儒之後其人亦曰某氏

一次序上篇取意相貫中下二篇直以世先後間有一目中分二意或分數意則於所分以世次之

牧鑑總目

卷之一

治本一凡八日共一百九十一條

學問 心術 克勵

卷之二

器度 才識 言貌 服御 采納

卷之三

治體二凡五日共七十七條

上下 寬嚴 煩簡 急緩 因革

卷之四

應事三 凡十目共三百一十九條

教化

卷之五

撫字 農桑 催科

卷之六

訊讞

卷之七

刑罰 財用 市價 祠祭 防禦

卷之八

接人四 凡十二目共二百四十一條

士夫 僚屬 吏卒 小民

卷之九

困窮 黠詐 賓旅 貴勢

卷之十

流移 背叛 異端 異類

牧鑑卷之一



之身是也身一也有化所資以立

者有政所由以成者化所資立曰德政所由

成曰才古人推準動化得此而已然古人邈

矣簡策有幸存而未泯者庸可不盡心乎敬

稽經訂傳得若干條列為八目以備治本之

汀郡東谿楊



同郡門人鄧向榮訂

後學康 誥校



牛鑑卷之二  
鑑曰學問克勵采納所以蕪資乎二者曰心術器度言貌服御所以成德曰才識所以廣才近世君子行有幾乎此言有翊乎此者各附其後世與有其責者能條而鑑之會以平昔所講澄源立道之功則古人出治之本其在我矣

學問一之一

上五條中六條下五條共十六條

上  
孔子曰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  
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  
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

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非說

攸聞

周官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又曰不學牆面蒞事惟煩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于定國爲廷尉乃迎師學春秋備弟子禮

柳仲郢三爲大鎮公退必讀書手不釋卷

吳奎初爲小吏晝則治公事夜輒讀書不寐者二十餘年

李初平守郴濂溪爲郴令初平知先生之賢與之語  
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其請爲  
公言之於是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

馬伸在官晨興必整衣冠端正坐讀中庸一過然後  
出視事

李方子爲泉州觀察推官適真德秀來爲郡以師友  
禮之郡政皆咨焉暇則辯論經訓至夜分不倦

朱子曰人在官固當理會官事然做得好官須是講  
學立大本則有源流若只要人道是好官人今日  
做得一件明日又做得一件却窮了

呂氏本中曰事有當死不死其詬有甚於死者後亦  
未必免死當去不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  
得安世人至此多惑亂失當皆不知義命輕重之  
等也此理非平居熟講臨事必不能自立不可不  
預思古之委質事人者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  
矣中材以下豈一朝一夕所能至執教之有素其  
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

齊東張氏曰士當求進於己而不可求進於人所謂  
求進於己者道術學業之精是已所謂求進於人  
者富貴利達之榮是已

又曰吏人以法律爲師也魏相所以望隆當世者漢家典故無不悉也凡學仕者經史之餘若國朝以來典章文物亦須備考詳觀一旦入官庶不爲俗吏所遷也

河東薛氏曰爲政須通經有學術不學無術雖有小能不達大體

心術一之二

上四條中六條下十一條共二十一條

乾文言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大學曰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又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

張歐爲吏未嘗言按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爲長者亦不大欺上具獄事可却却之不可者不得

已爲泣涕而封之其愛人如此

劉審交爲汝州防禦使有惠政卒州民請留葬許之爲立祠歲時享之馮道曰劉君爲政非能減其租稅除其徭役但推公誠仁愛之心行之耳此亦衆人所能但衆人不爲而劉君獨能爲之故汝人愛之如此

王質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得鑄錢盜百餘人以託公公曰事發無跡何從得之黃曰吾以術鉤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鉤人置之死而又喜乎明道先生爲令視民如子常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

字云某每有愧於此龜山曰觀其用心應是不到錯決撻了人

呂希哲爲人事皆有長久之計求方便之道爲郡令公帑多畜鰻魚諸乾物及筭乾葦乾以待賓客以減鵝鴨等生命也

晦庵先生爲守懇惻愛民如已隱憂興利除害惟恐不及

下  
周子曰治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知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或問臨政無所用心欲求於恕何如程子曰推此心以行恕可也用心求恕非也恕已所固有不待求而後得舉此加彼而已

呂氏本中曰處事者不以聰明爲先而以盡心爲急不以集事爲急而以方便爲上

又曰當官大要直不犯禍和不害義在人消詳斟酌之耳然求合於道理本非私心專爲已也

朱子曰古之聖賢言治必以仁義爲先而不以功利爲急夫豈故爲是迂濶無用之談蓋天下萬事本於一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謂也此心旣存乃

有制而義者此心之制之謂也誠使是說著明於天下則人人得其本心以制萬事無一不合宜者夫何難而不濟不知出此而曰事求可功求成惟以苟爲一切之計而已是申商吳李之徒所以亡人之國而自滅其身國雖富其民必貧兵雖強其國必病利雖近其爲害必遠顧弗察而已矣

又曰大率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如盜賊入獄而加其桎梏筆楚乃其正理今欲廢此以誘其心欲其恩於我便是挾私任術不行衆人公共道理况恩旣歸已怨必歸於他人彼亦安得

無忿疾於我耶

西山真氏曰為政者當體天地生物之心與父母保赤子之心有一毫之慘刻非仁也有一毫之忿疾亦非仁也

又曰諸葛武侯有言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此有位之士所當視以為法也

齊東張氏曰赤子之生無有知識然母之者常先意其所欲焉其理無他誠而已誠生愛愛生智惟其誠故愛無不周惟其愛故智無不及吏於民與是奚異哉

河東薛氏曰清心省事居官守身之要

克勵一之三上七條中二十六條下十七條共五十條

大禹謨曰慎乃有位敬脩其可願

又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伊訓曰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煩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

周官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

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  
弗畏入畏

又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

君陳曰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

小旻曰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  
之聽之式穀以女

子罕為司城時人有得玉獻之者却弗受獻者曰以

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  
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孔奮為姑臧長時士多不脩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為

眾所笑或以為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徒益辛苦耳  
被徵單車就路姑臧吏民羗胡相賦歛牛馬器物  
追送一無所受

楊震為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  
才王密為昌邑令懷金十斤以遺之震曰故人知  
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曰天知地  
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勸  
為開產業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  
不亦厚乎

楊秉震之子歷豫荊徐交四州刺史計日受奉餘祿

不入私門所至以廉潔稱又性不飲酒夫人蚤卒不復娶嘗從容曰我不惑有三酒色財也

胡威荊州刺史質之子爲徐州刺史厲操清白初質爲荊州威往省之家貧自驅驢單行見父告歸父賜絹一疋爲裝威跪曰大人清白未審於何得此父曰是吾奉之餘以爲汝糧感受之質帳下都督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道要威爲伴每事佐助威疑而誘問之旣知乃取父賜絹謝之後因他信具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白如此

吳隱之守晉陵在郡清儉再刺廣州賦貪泉詩曰古

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清操愈厲雖日晏歡菽不享非其粟儻石無儲不取非其道及至廣州妻質沉香一片隱之見之投於湖亭之水

王僧孺爲南海太守外國泊物高涼生口歲數至舊時州郡就市回卽賣其利數倍歷政以爲常僧孺歎曰昔人爲蜀郡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不在越裝竝無所取

趙軌爲齊州別駕其東鄰有桑葢落其家遣人悉拾還其主後被徵父老相送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



不與百姓交不敢以壺漿相送請酌一盃水奉餞  
軌受飲之後爲原州司馬夜行左右馬逸入田中  
暴人禾軌駐待明訪禾主酬直而去

江秉之歷典三邑有能補新安太守所得悉散之親  
故妻子常飢寒有勸其營田正色答曰食祿之家  
豈可與農人競利在郡作一書案去官留以付庫  
申徽爲襄州刺史案牘無大小皆自省覽事無稽滯  
吏不爲奸時俗官人皆通餉遺徽乃畫楊震像於  
寢室以自戒

劉懷慰爲齊郡太守至郡不受禮謁民有餉其新米

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旦食有餘幸不  
煩此

孔奐爲晉陵太守清白自守妻子竝不之官曲阿富  
人殷綺見奐居處儉素乃餉以衣氈一具奐曰太  
守身居美祿何爲不能辦此但百姓未周不宜獨  
享溫飽勞君厚意幸勿爲顏

裴昭明爲長沙郡丞遷始安內史歷郡皆清勤嘗謂  
人曰人生何須蓄聚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  
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不如一經故終身不事  
產業

蕭倣拜嶺南節度使南方珍貺叢夥不以入門家人  
病取槁梅和劑倣知趣市還之

裴寬為潤州叅軍刺史韋詵會休登樓見人於後圃  
有所瘞藏者訪諸史曰裴叅軍居也與偕來問狀  
答曰義不以苞苴汙家適有人以鹿為餉致而去  
不敢自欺瘞之詵嗟異引為按察判官許妻以女  
包拯知端州州歲貢硯前守緣貢率數十倍以遺權  
貴公命製者惟足貢額任滿不持一硯歸後知開  
封不可干以私京師為之語曰間節不到有閻羅  
包老

趙抃為益州轉運使蜀地遠民弱吏肆不法州郡公  
相饋餉公以身率之蜀風為變後再知成都召還  
神宗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政簡  
易亦稱是乎

濂溪先生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俸祿盡以  
周宗族奉賓友或無百錢之儲及分司歸妻子嘗  
粥或不給亦曠然不以為意也

自子罕至此皆勵於清者

柳公綽泊子仲郢父子五為京兆再守河南皆不奏  
祥瑞非慶吊不至宰相第

唐介以言謫英州別駕改知復州未至召克言事御

史帝曰知卿被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矣

呂希哲嘗云自少官守未嘗干謁人薦舉以爲後生之戒仲父舜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仲父對辭甚好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

知也

自柳公綽至此皆勵於慎者

陶侃爲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甕於齋外暮運百甕於齋內人問其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後爲荊州諸叅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投之江中吏將則加

鞭朴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吾人當惜分陰

韓琦鎮大名魏之牒訴甚劇而事小必親視之雖在疾病不出亦許通聞請命而就決於卧內後守鄉郡簿書文檄檢察研覈莫不躬親或曰公位重年耆朝廷賜守鄉郡以安養幸毋親小事公曰已憚煩勞吏民當有受弊者且俸祿日萬錢不事事吾何安哉

呂公著爲郡率五鼓起秉燭視案牘黎明出廳決民訟退就便座燕居如賓僚至者毋拘時以故郡無留事而下情通允典六郡以爲常後雖高年貴重

不少替

劉韜累歷大藩事無巨細必親臨之至忘寢食雖盛暑隆寒不憚也

真德秀知泉州決事自卯至酉或勸其嗇精怡神公言郡敝無力惠民僅政平訟理當勉而已

自陶侃至此皆

勵於勤者

程子曰夫人之性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山陰杜氏曰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

列不慎者衆必譖已為上者又不加察適足取禍耳但優游其間默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

又曰士君子作事行已當履中道不宜矯飾矯飾過實則近乎偽

呂氏本中曰當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

此三事則知所以持身矣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以為必不敗持不敗之意則無不為矣然事常至於敗而不能自己故設心處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損已多不若初不為之為愈也司馬子微坐忘

論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戒於初此天下之要言  
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寡而見功多無如此言者  
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耶

又曰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  
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  
君不欺之道也百種詐僞不如一實反覆變詐不  
如慎始防人疑已不如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事  
不易之道也

又曰當官者必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  
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

凡事只怕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則思慮自出  
人不能中傷也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公事難  
決者必沉靜思慮累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  
矣是道惟不苟者能之

朱子曰守官只要律已公廉執事勤謹晝夜孜孜如  
臨淵谷便自無他患害緣有所依倚便使人怠惰  
放肆不知不覺錯做了事也

又曰仕宦只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  
起妄念也

又曰作縣固非易事然盡心力而爲之必無不濟今

人多是自放懶了所以一網弛而衆目紊也

又曰初官僻縣遽爲上司獎拔於此可爲懼而未可遽以爲喜且當痛自檢飭黽勉王事謹終如始不可使爲恣肆及萌躁進之心也

又曰官無大小凡事只是一箇公若公時做得來也精采若小官人也望風畏服

西山真氏曰當官者一日不勤則必有受其弊者古之聖人猶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况其餘乎今世有勤於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詩酒宴游則謂之風流閑雅此政之所以疵民之所以受害也

臨川吳氏曰予間居思天下之治法以爲禹稷伊尹之志苟得一縣亦可小試何也縣之於民最近今之福惠所及最速莫是官若也而舉世瞽瞍孰知其任之爲不輕專務已肥遑恤民瘠壅闕吾君之德使不得下達愁怨之氣瀰漫兩間以至上干陰陽之和者十而八九也聚群羊而牧之以一狼恣其啖食何辜斯民而至斯極於斯之時倏有人焉慰愜其蘇息之望則民之愛之也烏得不如子之愛其父母哉世固有庸者矣其見不明則爲吏所蔽雖庶何補亦有庸而且明者矣其心不仁則自

謂無取於民不眩於事而深刻嚴酷又縱其下漁獵躡躒略無惻隱之意或其心雖仁而短於剴裁徒有仁心而民不被澤仁而不能故也或其才雖能而意之所向不無少偏終亦不免於小疵能而未公故也全此五善難矣哉

魯齋許氏曰每臨事且勿令人見喜既令人見喜必是偏於一處隨後便有弊蓋喜悅非長久之理既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便足得中

齊東張氏曰夫及物之心人孰不有第材質強弱不同苟責其所短痛自克治則官無難爲事無不集

矣弛緩克之以敏浮薄克之以莊率畷克之以詳煩苛克之以大體苟不度所任一徇已之偏而處之鮮有不敗者矣

又曰爲政不難於始而難於克終初焉則銳中焉則緩末焉則廢者人之情也謹終如始故君子稱焉河東薛氏曰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

牧鑑卷之一

牧鑑卷之二

器度一之四

上三條中六條下十一條共二十一條

**上**

坤大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泰九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君陳曰必有忍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中**

卓茂為密令寬仁恭愛恬蕩樂道自束髮至白首與

人未嘗有爭競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

愛慕欣欣焉初為令有所廢置人皆嗤其不能河

南郡為置守令茂不為嫌治事自若

婁師德深沉有度量其第守代州師德教之耐事第



曰人有墜面潔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逆其怒正使自乾耳

韓琦爲開封推官理事不倦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器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後鎮魏朝城令解一卒悖罵已者公問伏罪卽於狀後批處斬從容平和畧不變色文潞公鎮魏時復有解卒如前者公震怒問之伏亦判處斬以此見二公之量不同如公則彼自犯法吾何怒之有不唯學術之妙亦天資之高耳

吳長文子璟素以堅挺有節槩稱韓魏公亦稱之及

幕府有缺或有以璟爲言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踰年璟敗皆如其言

張詠鎮蜀當遨遊時士女環左右終三年未嘗回顧此重厚可爲溥末之檢押

杜衍有門生爲縣令公戒以韜晦無露圭角毀方瓦合求合於中可也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於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公曰某歷任多歷年久上爲帝王所知下爲朝野所信故得以伸其志今子爲縣令卷舒休戚係之長吏若不奉知子

烏得以伸其志予所以欲子駿方瓦合求合於中也

程子曰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又曰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

又曰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

又曰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量天資也天資之量須有限

朱子曰須是心度大方包裹得過運動得行

呂氏本中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

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曰忍事敵災星杜詩曰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爲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嘗說喫得三斗醞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

齊東張氏曰凡在官當知榮辱相倚伏得失相勝負成敗相循環雖天地之運陰陽之化物理人事莫不皆然然處之不以道則纖毫之寵必搖而一墜之辱必挫矣故君子於外物重輕皆所不恤顧在我者何如耳使其有可辱雖不加譴君子恒以爲

不足使其無可辱雖置之死地君子恒以爲有餘  
自昔聖賢不幸橫懼禍患恬然不易其素者灼乎  
此而已苟惟能處榮而不能處辱惟能安順境而  
逆境不能一朝居欲望其臨政有餘爲難矣

河東薛氏曰爲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

又曰接物大宜含弘如行曠野而有展步之地不然  
太狹無自容矣

又曰人有才而露只是淺深則不露方爲一事卽欲  
人知淺之尤者

又曰聞人毀已卽艴然而怒其量小甚矣

上  
才識一之五

上五條之八條下  
六條共十九條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  
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  
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  
乎何有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  
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  
矣

子曰不逸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離大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中

明夷大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傅翹爲吳令別建康令孫蔗蔗因問曰聞丈人發奸  
適伏惠化如神何以致此答曰無他惟清而勤清  
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憲綱行則吏不能欺  
事自理則物無凝滯欲不理得乎

呂元膺守岳陽因出遊見有喪輿駐道左男子五人  
衰服而隨公曰遠葬則奢近葬則省此奸詐也因  
令索之棺中皆兵器欲謀過江掠貨更有同黨數  
十集彼岸併擒付法

張詠知江寧有僧陳牒給憑公據案熟視久之判司  
理院勘殺人賊郡僚不曉其故公乃召僧問披剃  
幾年對曰七年曰何故額有巾痕卽自首伏乃一  
民與僧同行道中殺之以其度牒自剃爲僧

莊遵爲揚州刺史巡行部內聞哭聲懼而不哀駐車  
問之答曰夫遭火燒死遵疑焉令吏守之有蠅集  
尸首乃披髻視之得鐵釘焉問知此婦與姦夫共  
殺其夫

明道先生於天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  
釐權之不失輕重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之治  
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

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斥侯控制之要靡不究知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宰晉城日秩滿代者且至吏夜扣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則某村某人問之果然家人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段少連爲兩浙轉運使舊使者所至郡縣索簿書不暇殫閱委之吏胥吏胥持以爲貨少連命縣上簿書悉緘識遇閑指取一二自閱摘其非者按之不及閱者全緘識以還由是吏不能爲奸而州縣簿書莫敢不治

陳良翰爲邑事至多得其情或問其故公曰吾何術第公吾心使如虛室懸鏡而物之至者妍醜自別耳

陸九淵知荆門境內官吏之貪廉民俗習尚之善惡皆素知之有人訴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九淵出二人姓名捕之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宥其罪使自新

下  
程子曰人以料事爲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又曰人於天理昏者只爲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

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是

張子曰心虛則公平公平則是非瞭然易見當為不當為之事自知

朱子曰事變無窮機會易失酬酢之間蓋有未及省察而謬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也理明則異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德可久業可大

西山真氏曰傳曰公生明私意一萌則是非易位欲事之當理不可得也

齊東張氏曰古人云多筭勝少筭少筭勝無筭不特用兵為然一役之脩一宴之設一獄之典誠能思

慮周詳繁略畢舉則民之受賜不淺矣

言貌一之六

上八條中八條下七條共二十三條

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

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周官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板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抑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

表記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

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  
抑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北宮文子曰有威可畏之謂威有儀可象之謂儀君  
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  
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  
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

**中**卓茂哀平間爲密令遷京部丞雅實不爲華貌口無

惡言

劉寬溫仁多恕雖倉卒未嘗疾言遽色

王茂性寬厚居處方正在一室衣冠儼然雖僮僕莫

見其惰容

張巡由令歷守雖廝養必衣冠見之

柳仲郢以禮律身居家無事亦端坐拱手出內齋未  
嘗不束帶

包拯尹開封天性峭嚴不易言笑人謂包希仁笑比  
黃河清

明道先生溫然純粹終身無疾言遽色龜山先生實  
似之

黃龜年雖燕適容必莊坐必正語必誠以禮自防雖  
僕妾不冠不見

下

張氏

景暘

曰身者禮貌之郭郭國家之張本特之以

敬則脩從之以慢則敗故必動容周旋中禮雖言語亦不可輕忽及穢惡罵人無故叫笑回斜轉視其衣冠亦當正大儒雅不可效輕佻子弟之樣務使一身足為一方之表率儼然人望而畏之可也河東薛氏曰有官君子於臨衆處事之際當極其恭敬不可有一毫傲忽之心進退燕息之時亦當致其嚴肅而不可有頃刻褻慢之態

又曰輕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苟輕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不之信矣

又曰常默最妙已心既存人亦生敬

又曰接下貴簡不可一語冗長

又曰處事了不形於言最妙

又曰處大事不宜大厲聲色付之當然可也

服御一之七

上三條中十五條下五條共二十三條

上

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

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

間然矣

少儀曰衣服在躬不知其名為罔

又曰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



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

**中**季文子相成宣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病其不爲國華文子曰吾觀國人之父兄食麓衣惡者猶多矣而我羨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爲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

晏子相齊景公欲更其宅辭晏子如晉公更之反旣拜乃毀之如其舊又朝乘敝車駕駑馬公見之曰何不任之甚也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交

游臣得飽食暖衣敝車駑馬於臣足矣公賜之輅車乘馬三反不受公不悅趣召嬰至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以先國人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矣公從之

鬬文子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楚成王聞其朝不及夕也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之至今令尹秩之王每出文子之祿必進止而後復人謂文子曰人生求富而進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

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死無日矣  
我逃死非逃富也

羊續爲南陽太守時權豪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敝  
衣薄食車馬羸敗以矯其弊府丞嘗獻生魚續受  
而懸于庭丞後又進之乃出所懸者以杜其意  
董和爲成都令蜀土富實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媾  
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僭踰  
爲之軌制所在移風變善畏而不犯

裴俠爲河北太守躬履儉素食唯蔬麥鹽菜郡制供  
守有漁獵夫三十人役使民丁三十人俠罷其漁

獵夫而牧役使之庸直爲官市馬後馬蕃息一無  
所取

傅翹代劉玄明爲山陰令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我  
答曰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策  
也

郭祖深爲南州校尉公嚴清刻常服布襦素衣案食  
不過一肉有老姥餉一青瓜報以匹帛後有富人  
效之以徒鞭而狗衆

崔郾歷鄂陽二州刺史室處庠陋無步廡霖淖則容  
蓋而殺以就位

賈敦頤爲滄州刺史在職清潔每入朝盡室而行雖  
敝車一乘羸馬數匹啣勒有缺以繩爲之見者不  
知其刺史也

段秀實爲涇原節度使奉身清儉室無姬妾非公會  
未嘗飲酒聽樂

柳仲郢三爲大鎮廐無良馬衣不薰香

范仲淹曰吾遇夜就寢卽自記一日飲食奉養之費  
及所爲之事果費與事相稱則齟鼻熟寐或不然  
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

呂布哲在淮陽時東萊公爲曹官所居廨舍無几案

以竹縛架上置書冊器皿之屬悉不能具處之甚  
安其簡儉如此

晦庵先生提舉浙東每出行皆乘單車屏徒從所歷  
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蒼黃驚懼常  
若使者壓其境

下

涑水司馬氏曰先公爲群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  
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沾於市果止梨栗柿  
棗殺止脯醢菜羹器用甒漆當時士夫皆然人不  
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世士大夫家  
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

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嗟夫風俗頹弊如此居位者雖不能禁恐助之乎

東萊呂氏曰古人自奉簡約類非後世所能及如飲食高下自有制度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猶是極盛時制度也大抵古人得肉食者甚少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肉食者謀之肉食無墨此言貴者方得食肉也比之後人簡約甚矣

曾齋許氏曰天地間爲人爲物皆有分限分限之外不可過求亦不得過用暴殄天物得罪於天

爲政準則曰居官不得作意營辦奇麗之服嗜好鮮腴之味如此則奸民猾吏多方覓致以爲釣餌而一任之間爲其所制莫敢誰何矣閨門尤宜謹戒

此不知作書人名故始以書名

廣昌何氏曰居官須要淡薄若欲美食美衣則俸祿有限必至於貪財財唯富家所有若一受之則畏其言告必委曲以順其情凡有催科詞訟相連必至放富差貧顛倒曲直神怒人怨必由於此災禍之至其能免乎

采納一之八

上五條中九條下五條共十九條

仲虺之誥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大禹謨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君陳曰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

庶言同則繹

豐六五曰來章有慶譽吉

黃霸為守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年長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

不敢舍郵亭食于道傍烏攫其肉民欲有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吏還霸曰甚苦食于道傍乃為烏所盜肉吏大驚以為知其起居所問毫釐不敢隱

岑熙為魏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為而化

龐參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兒孫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為倨參思良久曰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者欲吾開門恤孤也歎息而還在職

果能抑強助弱以惠牧得民

韓延壽治郡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諍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勅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毋取其愛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明府早駕又駐未出騎吏父來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與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

郭伋在并州聘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

### 政事

羊續爲南陽太守入界羸服間行觀歷縣邑探問風謠然後進其令長會潔吏民良猾悉知其狀郡內震懾

蕭嶷南齊豫章王也出爲江州刺史徙荊州務存省約停州府迎送儀及至州坦懷納善側席思政

吳玠除陝西宣撫簡易如故常負手步出與軍士立語幕客請曰今大敵雖遠安知無刺客萬一有意外患豈不上負朝廷下孤人望玠謝曰誠如君言然某意不如此國家使其爲宣撫欲不出恐軍民

之冤抑而無告者爲門吏所隔無由自達所以累出爲此也

崔與之爲廣西憲使所至褰帷問俗導人使言有條利害以告者必爲之罷行乃去

**下**程子曰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爲惡也

爲政準則曰在位必延端人正士信實父老詢訪民間利病以通下情詢訪之後更須隔別質正的實然後折衷施行又不可一槩聽信反悞事體

河東薛氏曰左右之言不可輕信必審其實

又曰親愛之言不可偏聽

又曰聽言襍則與之俱化遂失其正故貴乎聽德惟聽

牧鑑卷之三

治體二

治體者設施布置之規模是也是故肅其分  
 始不紊得其意始不戾通其變始不倦古人  
 之治久而無弊者以是道也今欲議體舍則  
 於是可乎敬稽經訂傳得若干條別為五目  
 以為治體之鑑曰上下所以定分也曰寬嚴  
 曰煩簡曰急緩所以制意也曰因革所以達  
 變也近世君子言行有幾乎是與足翼乎此  
 者亦如前附之世與有其責者詳而鑑之則



古治之善不得專美於前矣

上下二之一

上六條中九條下二條共十七條

上

履大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齊景公問政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立政曰文正罔攸蕪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

夫是訓用違

曲禮曰公事不私議

玉藻曰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曰

孟子曰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

公儀休為魯相曰食祿者不得與民爭利受大者不

得取小食茹而美拔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好而疾之出其織婦燔其機云令農夫工女安所酬其貨乎

薛宣為臨淮太守入左馮翊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

馬援為隴西太守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諸曹時白外事援曰此丞傳之任何足相煩頗衰老子若大姓侵小民黠吏不從令乃太守事耳

諸葛亮常自校簿書主簿楊顛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婢典饜雞司晨犬吠盜牛負重馬涉遠私業無曠所未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犬哉失主家之法也亮謝之

李愬旣執送吳元濟裴度入蔡愬具橐鞬候馬首度將避之愬曰此方不識上下等分久矣請公因以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謁衆登觀焉

韓琦辭位授陝西安撫使時二府議邊事未決曾公亮奏曰韓琦朝辭在門外乞與同議帝亟召之奏曰臣前日備員政府自當叅議今日藩臣也唯奉行朝廷命耳決不敢與後呂惠卿除知延州自請與二府議邊事及黜貶帝諭輔臣曰韓琦老臣自識體也

文彥博元豐間以太尉留守西京未交印坐見監司明日交府事以次見監司如常儀或以問公公曰吾未視府事三公見庶僚也旣交印河南知府見監司矣

趙抃知虔州戒諸縣令使人自爲治令皆喜爭盡力

獄以屢空

蘇頌知江寧每有發歛府移追擾縣吏繫累於道頌至則曰此令職也府何與焉盡釋之

**下**朱子曰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綱紀辯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

西山真氏曰州之與縣本同一家長吏僚屬亦均一

體若長吏偃然自尊不以情通於下僚屬退然自默不以情達於上則上下痞塞是非莫聞政疵民隱何處而理乎

寬嚴二之二

上三條中五條下九條共十七條

**上**君陳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子產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

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中

雋不疑爲京兆尹行縣錄囚徒還母輒問有平反活  
幾何人命卽多所平反母嬉笑異他時或無所出  
母怒爲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嘗語暴勝之  
曰凡爲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  
後立功揚名永終天祿

張敞爲京兆尹其政雖嚴頗有縱舍聞嚴延年用刑  
刻急乃貽書曰昔韓盧之取兔也上觀下獲不甚  
多殺願少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延年不從初延  
年母從東海來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  
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見母母不見因數責

之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安全愚  
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爲民意哉天  
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  
也後歲餘延年果敗

王暢守南陽下車奮厲威嚴豪黨有釁穢者莫不糾  
發豪右大震功曹張敞奏記曰五教在寬著之經  
典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之更崇寬政慎刑  
簡罰教化遂行

歐陽脩爲數郡以寬簡不擾爲意故所至民便旣去  
民思如青揚南京皆大郡公至三五日間事已減

十五六一月後官府如僧舍或問公爲政寬簡而不廢弛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畧爲簡則廢弛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急耳吾所謂簡者不爲繁碎耳

趙抃再守杭州杭天下劇郡公從容爲之其政本於孝第不嚴而肅識者謂西京循吏不能過也

程子曰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

龜山楊氏曰寬須要有制始得若百事不管惟務寬大則吏胥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已操縱與奪總不由人儘寬不妨

又曰爲政要得厲威嚴使事事整齊甚易但失於不寬便不是古人作處

豫章羅氏曰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則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情

朱子曰先王爲政之本寬嚴先後之異施者不敢不講曰爲政以寬爲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爲本耳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

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頽敗不舉之處人之蒙惠於我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爲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爲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淫哇非古所謂寬與和也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與奪之權皆不在已於是奸豪得志而良善之民反不被其澤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書傳考古今而後知也但爲政有規

矩使奸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歛可薄所謂以寬爲本體仁長人孰有大於此者乎或問爲政更張之初莫亦稍嚴以整齊之否朱子曰此事難斷定說在人何如處置然亦何消要過於嚴今所難者是難得曉事底人若曉事底人歷事多事總至面前他都曉得依那事分寸而施以應之人自然畏服今人往往過嚴者多半是自家不曉又慮人欺已又怕人慢已遂將大拍頭去拍他要他畏服若自見得何須過嚴

南軒張氏曰胸中著一寬字寬必有弊著一猛字猛

必有弊吾徒處事當如持衡高者下之低者平之若聖人之權則常平矣

西山真氏曰世之言政者有曰寬以待良民而嚴以御奸民也或曰撫民當寬而束吏貴嚴也或曰始嚴而終之以寬也然則治民之術果盡於此乎如盡於此夫人之所知也吾何庸思且世之能是者亦衆矣抑何其合於聖賢者寡也嗚呼吾患不能存吾心焉耳吾心存則蘊之爲仁義發之爲惻隱羞惡隨物以應而無容心焉則寬與嚴在中矣天理渾然隨感而應其於當愛者憫惻施焉非吾愛

之也仁發乎中不能不愛之也其於當惡者懲艾加焉非吾惡之也義動於中不能不惡之也吾之愛惡以天不以人故雖寬而寬之名不聞雖嚴而嚴之迹不立治人其庶幾乎

河東薛氏曰爲政當有弛張張而不弛則過於嚴弛而不張則流於廢

煩簡二之三

上一條中十條下二條共十三條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中書參爲齊相至齊盡召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

齊故諸儒以數百言人人殊參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乃避正堂以舍之用其言齊國安集後爲丞相擇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卽召爲丞相史吏言文深刻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人有細過掩覆匿蓋府中無事焉

汲黯遷東海守好清靜擇丞史任之責大旨而已不苛小其治務在無爲引大體不拘文法

顧覲之爲山陰令邑繁劇前官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覲之御煩以約縣用無事

陸象先爲益州政尚簡恕而蜀化嘗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爲煩第澄其源何憂不治耶

陽城貶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宜罰罰之宜賞賞之不以簿書介意

寇準知巴東縣每期會賦役不出符移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民莫敢後種世衛知武功縣亦嘗以此法追呼人

杜衍爲郡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爲條目必使吏不得爲奸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簡易而易行

陳堯佐知開封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強盡察以防



奸譬如激水而欲其澄也故公爲政一以誠信  
張戩爲邑養老恤窮皆有常察惡勸善皆有籍勾考  
會計密察不苛府吏束手舉莫能欺

張養浩爲縣見前時胥吏春則追農以報農桑夏則  
檄尉以練卒伍秋則會社以檢義糧冬則賦芻以  
飼尚馬其他若逃兵亡戶逸盜及積年逋負之民  
動集百餘不賄不釋吏以此類至者常揮牘不爲  
署暇則將一二謹厚吏親詣其地而察之可擬者  
擬可行者行其餘一切以信牌集事吏人矢志百  
姓獲安旁郡以爲例

程子曰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  
價謹權審量皆不可闕也

朱子曰仕宦每日詞狀須置一簿穿字編錄判語到  
事亦作一簿發放文字亦作一簿每日必勾了編  
要一日內許多事都了方得若或做不辦又作一  
簿記未了事日日檢點如此方不被人瞞了事

急緩二之四

上二條中五條  
下三條共十條

上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  
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孔子告子張曰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

中

尹翁歸治東海郡中賢不肖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少懈輒披籍取人取人不以無事時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其有所取以一警百入守右扶風治如在東海緩於小弱急於豪強

龔遂舉治渤海召見對曰臣聞治亂民如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然後可治

何武爲刺史行部必卽學宮見諸生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問墾田羨惡已見二千石

高智周拜壽州刺史行部先見諸生質經義及政事

得失旣乃錄訟考耕餉勤惰以爲常

曾鞏爲郡所至出教事應下縣責其屬度急緩與之期期未盡不復移書督促期盡不報按其罪期與事不相當聽縣自言別與之期而按與期者卽有所追逮州不遣人至縣縣毋遣人呼其門縣初未甚聽公小則罰吏大則拜劾縣官於是莫敢慢事皆先期而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倍

下朱子曰天下之事有急緩之勢朝廷之政有急緩之宜當緩而急則繁細苛察無以存大體而朝廷之氣爲之不舒當急而緩則怠惰廢弛無以赴事幾

而天下之事日入於壞然愚以為當緩而急其害固不為小若當急而反緩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不察也

又曰如今做守令其弊百端豈能盡防如吏胥沉滯公事邀求於人人皆知可惡無術以防之要在嚴立程限他限日到自要苦苦邀索不得

魯齋許氏曰為天下國家有大規模規模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過不及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歲計不足未見其可也後先之序急緩之宜各有定則可以意會而不可

以言傳也

因革二之五

上五條中十條下五條共二十條

蔡仲之命曰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

假樂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檀弓曰國奢示之儉國儉示之禮

周禮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

中  
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

公儀休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

孫叔敖相楚楚子欲卑車叔敖諫曰合數下則民不知所從

孟嘗爲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常通商販貨糴糧食先時守宰多貪穢采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餓死於道嘗到官革易前弊曾未踰歲去珠復還

謝方明善治郡所至有能名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改者則以漸移變使無跡可尋

崔郾歷鄂虢二州治虢以寬經月不答一人蒞鄂則嚴法峻誅一不少貸或問其故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不暇猶恐其擾鄂土沃民剽襍以夷俗非用威不能治政所以貴知變也

柳仲郢拜京兆尹政號嚴明後爲河南尹以寬惠爲治或言不類京兆時答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邑之政本惠養烏可類乎

蕭振知成都一切以寬爲治或問其故曰承弛縱革

之當嚴繼苛刻非寬則民力瘁矣

張詠前治蜀嚴威惠在人王均亂後復以公知益州蜀民聞之鼓舞相慶公知民信已易嚴以寬凡令下人情無不慰懷蜀郡復大治

曹瑋又在秦州累章求代王旦舉李及或問其故曰瑋知秦州七年羌人隴服邊郡之事瑋處之已盡其宜矣他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置敗瑋成績及厚重必能謹守瑋之規模而已

歐陽脩代包拯尹開封包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名或有以包公之政勵公

者公曰凡人材性不同用其所長事無不舉疆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而已

**下**程子曰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非義也若論爲政不爲則已如復爲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爲合義若須更改而後有爲何義之有

又曰革而無益者猶可悔也况反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也

又曰聖賢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

朱子曰爲政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更張則所更一

事未必成必闕然成紛擾也

又曰而今有司只合奉行朝廷制度士大夫自去創立亦自不便張敬夫亦好如此恐非中庸不敢作禮樂之意

牧鑑卷之三

牧鑑卷之四

應事三

牧民之事多矣吾嘗酌其宜比其類而析之為目不過十而已蓋教化所以復民性撫字所以遂民生農桑開衣食之源催科制財力之入訊讞以辯誣罔刑罰以懲姦慝財用以足公費市價以平私貿祠祀禮神以安民防

汀郡東谿楊 昱輯

同郡門人鄧向榮訂

後學康 誥校

禦預備以恤患為務雖有小大之分在職則無彼此之間古人皆運以精神心術之微而盡乎事理當然之極故事集而民安德義而業大誠後世所當鑑者也今敬采經傳之言因事為類以備酬應之鑑若夫設施經畫以宜於時幹旋低昂以妙於用則以中下該之脫猶未備則又在君子引伸觸類以盡其餘也

教化三之一

有學校之教有激勸之教有訓諭之教有導引之教唯能脩身以端其本又隨事以妙其施則教化行矣○上十五條中三十七條下十條共六十二條

上

學記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

君陳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遠上所命從厥攸好爾

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

君牙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

心罔中惟爾之中

思齊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

大畜六四曰童牛之牯元吉

益稷曰庶頑諛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

用識哉欲竝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

庸之否則威之

畢命曰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又曰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  
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

君陳曰簡厥脩亦簡其或不脩進厥良以率其或不  
良

孟子曰民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  
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  
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勲  
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  
而振德之

又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頒白者不負戴  
於道路矣

周禮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正歲

建子之

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  
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  
其民而讀法亦如之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月  
建寅則教讀法如初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則屬  
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禘亦如之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聚衆庶既比則讀法

**中文翁**爲蜀郡太守蜀地僻有夷風翁欲誘之選郡縣

小吏開敏有才者十餘人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力布蜀物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起學宮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子弟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使學官僮子使在便座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閻吏民見而榮之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

錢求之舉於京師比齊魯焉

帟延壽守潁川郡俗告誥相仇延壽欲更改之乃召長老數十設酒食問人所疾苦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爲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又令學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爲民行禮百姓遵用其教入守左馮翊行縣至高陵有兄弟相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備位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骨肉爭訟咎在馮翊當先退遂移疾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以下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兄弟深自悔願以田相移終死不爭延

牛鑑卷之四  
四  
壽喜乃起聽事納酒食與相對飲食勵勉以意告鄉部以表勸悔過遷善之民勞謝令丞以下郡中歛然莫復以詞訟自言者

卓茂爲密令舉善而教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民有言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亭長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屬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遺之乎民曰徃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旣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民矣凡民所以群居而不亂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愛禮義知相敬事也汝獨

不欲脩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吏固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橫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

曾恭拜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遣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不肯還之牛主來訟恭勅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

也欲解印綬去亭長乃慙悔還牛於是吏人信服  
張霸爲會稽太守郡人有業行者皆見擢用郡中爭  
厲志節習經者以千數道路但聞誦聲

何敞爲汝南太守立春日分遣儒術大吏案屬縣顯  
孝弟有義行者是以郡中無怨聲百姓化其恩禮  
劉寬拜南陽太守每行縣止息亭傳引學官祭酒及  
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  
勉以孝弟之行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

秦彭遷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  
明庠序每春秋鄉射輒脩升降揖讓之儀乃爲人  
設四戒以定父母夫婦長幼兄弟之禮有遵其教  
化者擢爲鄉三老以八月置酒肉以勸之

任延拜會稽都尉靜淡無爲惟先遣饋禮祠延陵季  
子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  
禮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就餐飯之又立學宮  
椽吏子孫皆令入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旣通悉  
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

童恢除不其令吏人有犯禁法輒隨方曉示若吏稱  
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酒殺以勸勵之一境清靜  
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人歸化徙居者二萬餘戶

劉矩遷雍丘令以禮化之其無孝義者皆感悟自革  
民有爭訟者矩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  
可忍縣官不可入訟者感之輒各罷去有路得遺  
者皆推尋其主

許荆爲桂陽太守郡俗脆薄不識學義荆爲設婚喪  
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到耒陽有兄弟爭財互相  
言訟荆對之歎曰吾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使吏  
上書乞詣廷尉訟者兄弟感悔各求受罪父老稱  
歌病卒人爲立祠

仇香爲蒲亭長勸人生業爲制科令令子弟就學賑  
恤窮寡期年大化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告元不  
孝香驚曰吾近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  
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柰  
何以一旦之忿棄歷年之勤乎且母爲人養孤不  
能成濟若死而有知百歲之後當何以見亡者母  
泣涕而起香乃親到元家爲陳人倫譬以禍福元  
感悟卒爲孝子

劉梁除新城長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庚  
桑瑣隸風移礪礪吾雖小宰猶有社稷苟赴期會  
理文墨豈本志乎乃更大作講舍聚生徒數百人

牛錄卷之四 七  
朝夕自往勸誡身執經典試殿最儒化大行

顏斐爲京兆守吏民欲誦書者復其小徭

柳遐爲霍州刺史導人務先以德再三不用命者乃微加貶異示耻而已其下感而化之不復爲過

蘇瓊爲清河太守每年春招集大儒魏覲隆田元鳳等講於郡學朝吏文案之暇悉令授書時人指吏曹爲學生屋婚姻喪葬皆教令儉而中禮民有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瓊對衆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何如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洒泣普明兄弟叩頭乞

外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

卽茂爲衛國令有民張元預兄弟不睦丞尉請加嚴刑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乃徐諭之以義元預等各感悔頓首請罪遂相親睦

房景伯守清河郡人劉簡虎嘗無禮於景伯舉家亡去景伯署其子爲掾時山賊起令往諭之賊以景伯不念舊惡相率出降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丘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白其母母曰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

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  
此雖面慙其心未化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  
叩頭流血母泣涕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辛公義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一人有疾合家避之  
孝慈道絕病者多死公義欲變其俗遣人巡檢部  
內凡有疾者皆以床輿來置郡廳親榻坐其間日  
夕對之理事以秩俸市藥爲迎醫療之於是悉差  
乃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不相關著前汝棄  
之所以死耳此風遂革

劉曠爲平鄉令單騎之官人有爭訟者輒丁寧曉以  
義理不加繩劾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貧  
窮百姓感其德化更相篤勵曰有君如此何得爲  
非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爭訟絕息囹圄盡皆生草  
庭可張羅

梁彥光爲相州刺史初齊亡人情險詖風俗薄惡彥  
光欲革弊用秩俸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  
哲書不得授嘗召集親試有勤學聽令者升堂設  
饌餘竝坐廊下有奸訟惰業者坐之庭中設以草  
具及大成舉賓興之禮又於郊外祖道以財物資  
之於是人皆刻厲風俗大改滏陽人焦通酗酒逆

親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伯俞泣杖圖感悟  
悲愧若無所容乃諭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為善士  
常景駿為貴鄉令有子母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  
常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耶教之不孚令之罪也  
因嗚咽流涕付授孝經使習大義於是母子感悟  
各請自新遂為孝慈

趙嬰為陝州刺史嘗有人盜嬰田中藁者為吏所執  
嬰曰此乃刺史不能宣風化彼何罪也慰諭而遣  
之令人載藁一車以賜之盜者愧赧過於重刑  
高士廉為益州長史蜀俗畏鬼而惡疾父母病危殆

不躬扶持杖頭掛食遙以食之兄弟異財罕通假  
借士廉隨方勸誘有不悛者親率官員詣門勸諭

由是邑里翕然多為孝弟

李德裕禁浙西信巫棄親與此相同顧憲之諭

衡陽洗骨除崇與此相近皆可互觀

李栖筠為浙西觀察使時師旅之後講訟僅絕乃大  
開學館堂上畫孝友傳招延秀異表大儒褚冲何  
員為學者師身自執經質問疑義由是遠邇趨風  
鼓篋升堂者至數百人教化大行俗若鄒魯  
常袞為福建觀察使始閩人未知學袞為設鄉校使  
作為文章親加講導與為主客均禮遊觀燕享與

馬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

明道先生爲晉城令民以事至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其句讀教者不善則易置又令鄉民爲社會爲別科條旌表善惡使有勸有耻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強盜及鬪死者習俗喜焚戶雖孝子慈孫習以爲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而改

橫渠先生爲雲巖令每以月吉具酒會召高年會於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告教恐文移之不能盡達於民每召鄉長於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里閭間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過於道必問其時命某告某事聞否聞則卽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與聞

張戢攝蒲城令縣劇民悍不畏法令鬪訟寇盜倍蓰他邑前令以峻法治之奸愈不勝君悉寬條禁有訟至庭必以理敦諭使無犯法間召父老使之教篤子弟服學省過作記善簿民有小善悉以籍之月吉以俸錢爲酒召高年於縣廨以勞之使其子



孫侍勸以孝弟之道不數月邑人化之獄訟爲衰  
范純仁爲襄邑宰學校倉廩皆一新之又營學田擇  
鄉之賢者教其人聽政之暇時一至學親加勸誘  
之

陳襄爲僊居令縣僻陋民不知教公於正歲因耆老  
來賀作勸學一篇曰爲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  
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鄉間有禮  
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墮農  
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凌善無  
以富吞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斑白者不負戴於

道路則爲禮義之俗矣使人讀於庭後知常州關  
廣學宮公晨入其中坐授諸生經義旁決政事由  
是毘陵學者盛於二泚

劉安節守饒宣二州專以仁義教化平易近民民有  
訟委曲訓戒之俾毋再犯是以庭無可治之事或  
踰月不施笞朴

晦庵先生初主同安簿職兼學事身率諸生勵以誠  
敬開以禮義皆竦慕而師事之知南康約聖賢教  
人爲學之大端條列白鹿洞書院以示學者每休  
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知漳州以俗

尚未知禮取古冠婚喪祭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  
解說以教子弟俗信釋氏男女聚僧舍誦經女不  
嫁爲廬以居悉禁之帥長沙湖湘士子伺公退請  
質所疑先生爲講說不倦

張敬夫守郡所至必葺學暇日召諸生告語不倦民  
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具爲教條大抵以正禮俗  
明倫紀爲先

石子重知尤溪縣故窮僻學校久廢士不知所以爲  
學君至命其友林用中掌教事選邑子充弟子員  
始教之日親率佐吏肅賓客往臨之因爲陳說聖

賢之學爲脩己治人之資非如今之所謂者聞者  
皆動心焉自是五日一往伐鼓升堂問諸生進業  
次第相與反覆以求義理至當之歸又新廣學官  
市書買田以充入之

呂思誠爲齊縣尹邑民李氏來愬其弟匿羊思誠叱  
之退王青兄弟四人友愛甚篤思誠至其家取酒  
肉勸酬歡同骨肉李氏兄弟各相切責悔過析居  
三十年復還同爨張復叔母孀居且瞽丐食以活  
恐尹聞之卽日迎養

下程子曰教人者養其善心則惡自消治民者導以敬

遜則爭自止

又嘗與客語爲政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牛壯則食其力老則屠之客曰不得不然也老牛不可用屠之得半牛之價復稱貸以買壯者不爾則廢耕矣且安得芻粟養無用之牛乎曰爾之言計利而不知義者也爲政之本莫大乎使民興行民俗善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蟲之災皆不善之致也

朱子曰教人須自家勉力使理義精通踐履平實足以應學者之求而服其心則成已成物兩無虧欠如其不然只靠些規矩賞罰以縛束之則亦粗足以齊其外而究竟何益乎

西山真氏曰邑民以事至官者令佐不憚其煩而諄曉之感之以至誠持之以悠久必有油然而興起者

又曰學校風教之首今請知佐究心措置學田所入嚴加鉤考毋令滲漏仍請主學官定立課程每旬一再講書許士子問難再講之日各令覆說前所講者舉業之外更各課以經史使之紬繹義理講明世務庶幾異時皆爲有用之材所補非淺

曾齋許氏曰革人之非者不可革其事要當革其心其心既革則事不言而自革也

齊東張氏曰欲先教化去其敦教悖化者則善類興矣近年子叛其父妻離其夫婦姑勃蹊昆弟侮鬪奴不受主命冠履倒置如此者比比皆然凡若此者不必其來告當風鄉長恒糾其尤甚者諭衆而嚴決之則自懣然改行矣

又曰學校乃風化之本俗吏多忽焉不以爲務是不知天秩民彝一切治道胥此焉出暇則率僚案以觀講習或生徒有未濟廩餼有未克祭物有未完

教養有未至激勸有未周皆敦篤以成之則弦誦之聲作而禮義之俗可興矣

又曰諸民有旌表及學行異衆者時加存慰爲勸必多

廣昌何氏曰每月訪善惡之人各書於簿如以事至惡者重罰善者優恤此卽古人書以志之及以時書民孝友之意勸善之良規也

牧鑑卷之四

牧鑑卷之五

撫字三之二

上五條中十一條  
下三條共十九條

上無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君牙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

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

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

父母

表記曰豈以彊教之第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爲民父母矣

**中** 召信臣爲上蔡長視民如子改南陽太守其治如上

蔡時

朱邑爲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孤老吏民愛敬之

兒寬遷左內史旣治民勸農桑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聲名吏民大信愛之

劉虞爲幽州牧先是幽部應接荒外資費甚廣歲常

割青冀賦調以足之時亂委輸不至而虞敝衣繩履食無兼肉務存寬政勸督農桑開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難歸虞者百餘萬口虞皆收視温恤爲安生立業人皆忘其遷徙焉

王宏爲汲郡太守撫百姓如家耕桑樹藝屋宇阡陌莫不躬自教示曲盡事宜

公孫景茂爲道州刺史好單騎巡人家閱視百姓產業有脩理者於都會時褒揚稱述如有過惡隨卽訓導而不彰顯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

牛鑑卷之五  
助耕耘婦人相助紡績如一家之務

常景駿爲肥鄉令方河南比饑身巡閭里勸人通有無教導撫循縣民獨免流散

殷侑文宗時爲昌義節度使時夷荒之餘骸骨蔽野城里生荆棘侑單身之官安足粗淡與下共勞苦以仁惠爲治歲中流戶襁屬而還戶中滋饒膾儲盈腐上下便安

郭禹僖宗時爲荆南留後兵荒之餘止有十七家禹勵精爲政撫集凋殘通商務農晚年殆及萬戶時藩鎮各務兵力相殘莫以養民爲事獨華州刺史

韓建招撫植散勸課農無時人謂之北韓南郭

陳良翰知瑞安縣俗頗強梗難治或勸其厲威嚴以彈治之公歎曰縣令字民之官愛之如子猶懼不說况奮其武怒以懾威之彼亦何所恃耶

真德秀知潭州罷權酷除斛面米申免和糴以甦其民立惠民倉五萬石使歲出糶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徧及鄉落立慈幼倉及義阡諸軍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及嫁娶者俱贍給有差

下  
程子曰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

朱鑑卷之五  
三  
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  
為政以愛養民力為重也

朱子曰為政者當順五行脩五事以安百姓若賑濟  
於饑荒之餘從饒措置得善所惠者終不濟事

東萊呂氏曰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三曰振窮四  
曰恤貧六曰安富後世之政自謂抑疆扶弱者果  
得先王之意與

昱按撫字者牧民之大政如勞來安輯之方  
衣食居處之宜以至恤患送終皆其務也今  
此所載獨取泛言撫字者餘則散見於農桑

防禦小民困窮諸類觀者併而考之則撫字  
之道始備而撫字之務可舉也

農桑三之三

上三條中二十四條  
下三條共三十條

**上**定之方中曰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

田

甫田曰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  
我髦士

孟子曰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  
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  
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



矣

**中龔**遂守渤海齊俗奢侈好未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蔬五母雞民有帶刀持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歛益畜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蓄積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

召信臣爲南陽太守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桑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洫起水堤閼凡數十處以廣灌溉歲歲增加多至二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又爲民作均水約束立石於田畔以防分爭

崔寔爲五原太守郡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卧其中寔至斥賣儲峙爲作紡績織絰練緼之具以教之民得免寒苦

趙過爲搜粟都尉教民爲代田一畝三畎歲易其處故曰代田每耨輒附根根深耐風旱其耕耘器皆便巧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

杜畿拜河東太守漸課民畜牝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勸農家家豐實復興教化

秦彭爲山陽太守興起稻田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  
畝分別肥瘠差爲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郡縣於是  
奸吏跼蹐無所容詐後詔以所立條式頒下郡縣  
任延爲九真太守郡俗以射獵爲業不知牛耕民嘗  
告糴交趾每至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  
田疇歲歲開廣百姓文給

杜詩爲南陽太守政治清平興利除害脩治陂池廣  
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之召信臣

王景遷廬江太守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食常  
不足郡界有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驅吏民

脩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境內豐給遂銘石刻誓  
令民知禁及訓令蠶織爲作法制皆著鄉亭

鄭渾爲京兆尹遷守沛郡郡界下濕水潦百姓飢乏  
渾興陂池開稻田郡人皆以爲不便渾曰地勢污  
下宜灌溉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  
躬率吏民興功一冬而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  
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彌曰鄭陂轉山陽郡  
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爲籬益樹五果樹皆  
成藩五果豐實材用饒足朝廷下詔稱述

杜纂常山人試郡太守轉清河內史勸課農桑躬自

檢視勤者賞以物帛惰者加以罪譴

陶侃都督荆雍益梁諸州軍事所至勸農耕稼嘗出游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旣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

戴叔倫守撫州民歲爭灌溉爲作均水法俗便利之桓宣鎮襄陽招懷初附簡刑罰畧威儀勸課農桑或載鉏耒於輶軒親帥民芸穫

魏太子晃總百揆課民稼穡使無牛者借人牛而爲耘以償之凡耕二十畝而耘七畝大畧以是爲率

使民各標姓名於甲首而知其勤惰

唐臨爲萬泉丞有輕囚又繫方春農事興臨說令可且出囚使就農不許後令疾臨悉令歸與之約囚如期還

敬暉爲衛州刺史時聞突厥默啜欲寇河北諸州爭發民脩城暉曰吾聞金湯非粟不可守柰何捨收穫而事城郭乎罷使歸農百姓大悅

劉仁軌爲櫟陽丞上將幸司州校獵仁軌上言大稔未獲使農民供獵事治道葺橋動費一二萬工願少停旬日則公私俱濟矣上悅賜璽書嘉納遷新

安令

沈瑀爲建德令教民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子丁半之人咸歡悅頃之成林

張全義爲河南尹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呼出老幼賜以茶果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使助之

張詠尹崇陽嘗坐城門下有里人負菜而歸者問何從得曰買之市公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惰耶笞而遣之縣民以茶爲業公曰茶利厚官將權命拔茶而植桑後權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已成爲絹歲萬匹

范純仁知襄城民素不事蠶織純仁患之因民有罪而情輕者使植桑於家多寡隨其事之輕重使按其植榮茂與除罪自此人得其利

曾鞏通判越州州經饑荒之後民無種糧出錢易粟五萬貸民爲種糧使隨歲賦入官農事賴以不乏明道先生爲邑會歲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井

以漑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焉又爲上元簿攝令事時江南稻田賴陂塘以灌盛夏塘堤大決計非千夫不能塞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司然後計工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如是苗槁久矣民將焉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

**下蘇氏**

綽曰春耕夏耘秋收三時者農之要月也若此

三時不務省事而令人廢農者是絕人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劣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

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人種菜植果藝其蔬菜脩其園圃畜育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

胡氏曰農者天下之大本軍國之用無不資焉惟知王道者乃知恤農假仁者次之恃力麇兵者多不經意

齊東張氏曰勸農時因行治視其輟工廢業者切責之遠近聞之必知自勵也嘗見世之勸農者先期以告鳩酒食候郊原將迎奔走繹絡無寧蓋數日騷然也至則胥吏僮卒雜然而生威賂貽徵取下及雞豚名爲勸之其實擾之名爲優之其實勞之

嗟夫勸農之道勿奪其時而已繁文末節當爲畧之

催科三之四

上三條中十九條下六條共二十八條

上

孔子曰時使薄歛所以勸百姓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中

兒寬爲左內史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

租多不入後軍興左內史以負租當免民恐失之輸租繚屬課更以最

楊津爲華州刺史先是官受調絹尺度特長吏緣爲奸百姓苦之津悉令依公尺其輸物尤善者賜以盃酒劣者亦爲受之但無酒以示耻於是輸者競勸更勝於舊

蘇瓊守清河蠶月頒下絲絹度樣於部內其兵賦次第竝立明式至於調役事必先辨郡縣吏長恒無十枚稽失當時郡縣無不遣人訪其政術

王仲舒爲婺州刺史徙蘇州調賦常與民爲期不擾

自辦

崔衍守虢州州居陝華間而賦數倍入衍白太重裴延齡領度支方聚歛私謂衍前刺史無發明公當止衍不聽復奏州郡多巖田又郵傳劇道屬歲無秋民舉流亡不蠲減租額人無生理臣見長史之患在因循不聞不患陛下不憂卹也患申請不實不患朝廷不矜貸也德宗是其言爲詔度支減賦常溫爲陝虢觀察使民當輸租而麥未熟吏白督之溫曰使百姓貨田中穗以供賦可乎爲緩聞而賦辦

常澳改京兆尹帝舅鄭光主墅吏積年不輸官賦澳逮繫之宣宗曰鄭光甚愛之何如對曰如此則是陛下之法獨行於貧戶耳上曰痛杖而貸其死可乎澳歸杖之督租足乃釋

顧少連以登封簿進京兆尹先是京師租賦厚薄不一少連以法均之

明道先生爲上元簿羨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又令晉城民租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

之可任者預使贖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又  
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訟鄉里爲仇先生  
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  
又知扶溝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  
然而良善憚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  
先生爲約前科獲免者今必如期而集於是惠澤  
始均

范仲淹帥陝西時夏人初叛天下苦於兵自陝以西  
尤甚吏緣侵漁調發促迫民至破產不足徃徃經  
溺以死公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可使汝不勞耳

乃爲之區畫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  
期會使以次輸送由是物不踴貴牛車芻秣宿食  
往來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  
六七

張戢爲令時靈寶采梢歲用民力久爲困擾君至訪  
其利害纖悉得之乃計一夫之役采梢若干以計  
其直請命民納市於有司而罷其役止就河濡爲  
場立價募民采伐以給用言於郡守監司皆不之  
聽後爲御史言之朝廷行之竹監

朱光庭爲垣曲令他邑歛青苗錢類以嚴取辦君不



答一人而輸以時足

劉絢爲長子令邑俗淳古而公又誠愛公家負逋不施篳楚以期而集有一夫貧甚自言未有以償君惻然爲寬其期鄉遂以代輸終其去不答一人歲旱田稅當蠲十七八府遣官覆視所蠲才二三君力爭不能得乃封還其榜請改之不聽民詣闕訴詔通判躬按卒得如君言富文忠公嘗曰劉絢古縣令也

馬伸爲郟縣丞會郡納冬米守以委先生辭以多弊不可爲守問其故先生曰弊之大者由諸司吏人

封抄拒之則禍速守曰旣知其弊尚何辭先生至場中則諸色人紛然豐飲食玩好文飭美女凡可以蠱誅者無所不至苟一墮計中則束手受制先生盡逐之嚴察吏卒不容纖芥負米至者畧無留滯於是蜀人稱誄萬口一辭

熊克知諸暨縣越帥課賦頗急他邑率督趣以應克曰吾寧獲罪不忍困民他日府遣幕僚閱視有無時方不雨克對之泣曰此豈催租時耶

陳良翰爲邑催科不下文符第揭逋戶姓名通衢爲之期日民樂於不擾如期而集

黃震論役法惟覈民產業不使下戶受抑於上戶  
蘇頌知江寧縣每因治訴旁問鄰里丁產多寡悉得  
其詳一日召鄉老更定戶籍民有占產不實者必  
曰汝家尚有某丁產何不自言相顧而驚無敢隱  
者

崔與之宰新城開僖用兵軍需苛急公悉以縣帑收  
市一毫不取於民和糴令下公依時直躬自交受  
令民自槩不擾而辦又以撫字寓之催科酌道里  
爲信限悉蠲浮費民造庭下東廡交錢西廡納鈔  
未完無泛比已完無泛追不一筆而賦辦

陸氏曰蠶事方興已輸繻稅農工未艾遽歛穀租上  
司之繩責旣嚴下吏之貪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  
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

邵子因門人故友居州縣者苦新法之苛急欲投劾  
而去曰此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  
一八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耶

朱子曰友人陳元滂道吏部許公言曰吾作縣有八  
字法開收人丁推割稅產此可謂知爲政之本者  
又曰僊游故相葉公之爲縣月計所需令民以漸送  
縣故縣帑無餘積而月解無餘欠人甚便之竊計

郡計既寬正當法此稍寬縣道之輸亦公私之利也

呂氏本中曰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既不能免便就其間求所以便民省力不使重為民患其益多矣

西山真氏曰簿書乃財賦之根抵財賦之出於簿書猶禾稼之出於田畝也故縣令之於簿書當如舉子之治本經近世不然雖秋夏之簿未嘗不置然為宰者罕曾親閱則所用以催科者鄉司之草簿而已彼平時飛走產錢出入賣弄無所不至若據

其草簿以催科則指未納為已納已納為未納皆惟其意所欲官賦之陷失人戶之被擾皆由於此若用歛縣之法則各都之納有欠無欠一目瞭然故嘗以為催科之權在已而不在吏則不擾而辦在吏而不在已則擾而不辦蓋謂此也今屬縣財賦之不辦大抵由其不能用歛縣之法歛縣之法秋苗以一都為一簿與諸保長相約每日引三四都某都以某日當限自近而遠謂如初一日引第一第二第三都初二日引第四第五第六第七都至十四日而諸都畢又十六日再輪至二十九日而畢其簿常置堂宅中閱暇輒一繙閱至日某都常限則携是簿以出令保長當聽他箱知縣據案令鄉司當廳比銷即與押字而保長者即出無稽留之苦無引長之費安得不如期以來又慮諸廳

期限之不同又關會誥廳限日悉同保長以一日  
 在縣了諸廳之限即下鄉催科每半月纔一到縣  
 為力不煩得以從容辦事○又隆興人戶多委掌  
 攬輸賦而掌攬不以時納有宰措置每都出一青  
 冊每板開稅戶二名第一行書自人戶第二行書  
 幹事人三字第三行書掌攬人三字從本都保長  
 轉至稅戶取會知係自納即於第一行書其納或  
 委幹事人納即於第二行書其姓名在何處居或  
 委掌攬人納即於第二行書其姓名在何處居諸  
 都人戶稅賦無不知其去著者於催科為尤便○  
 潭州諸縣皆有掌攬籍願為掌攬者入狀召保仍  
 抵產乃許充應無詭名之弊無私下掌攬而名不  
 在官之弊無公吏罷後人  
 等冒充之弊此又一法也

牧鑑卷之五

